

图说案例本三十六计全书

第五计

趁火打劫

趁火打劫

施计要诀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时



要有不以趁人之危为耻之心



煽风点火，火上浇油



果断出手，不可心慈手软



趁热打铁

目 录

原文.....	1
译文.....	1
溯源.....	1
题解.....	2
施计案例.....	4
趁敌内忧 乘隙而攻.....	4
敌有外患 趁机伤之.....	8
敌有内忧外患 全力取而代之.....	12
促敌内忧 趁乱并之.....	17

造敌外患 趁势夺之.....21

制造忧患 趁乱灭之.....26

政治漩渦弄潮 吕雉趁火弄权.....34

冠冕李唐文物盛 权衡女帝智能全.....57

挟天子令诸侯 曹操乘乱起势.....87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趁火打劫兵围垓下.....106

刀头舔血以利为先 趁人之危囤积居奇.....132

趁内乱插足实业 吃黑白呼风唤雨.....153

大发战争财 趁机建帝国.....189

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227

乘不景气之机 洛计成就霸业.....257

军火掮客 无所不用.....287

三菱之父 创业辉煌.....306

趁火打劫 空手套狼.....334

趁乱世造就恶魔 希特勒趁火打劫.....370

趁火打劫

【原文】

敌之大害，就势取利，刚决柔也。

【译文】

当敌方遇到困难、危机时，就要乘机出兵夺取利益。

【溯源】

趁火打劫的原意是：趁人家家里失火，一片混乱，无暇自顾的时候，去抢人家的财物。趁人之危捞一把，这可不道德的行为。此计用在军事上指的是：当敌方遇

到麻烦或危难的时候，就要乘此机会进兵出击，制服对手。《孙子·始计篇》云：“乱而取之。”就是讲的这个道理。

春秋时期，吴国和越国相互争霸，战事频繁。经过长期战争，越国终因不敌吴国，只得俯首称臣。越王勾践被扣在吴国，失去行动自由。勾践立志复国，十年教训，卧薪尝胆。表面上对吴国夫差百般逢迎，终于骗得夫差的信任，被放回越国。回国之后，勾践依然臣服吴国，年年进献财宝，麻痹夫差。而在国内则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措施。越国几年后实力大大加强，人丁兴旺，物资丰足，人心稳定。吴王夫差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被勾践的假象迷惑，不把越国放在眼里，他骄纵凶残，拒绝纳谏，杀了一代名将忠臣伍子胥，重用奸臣，堵塞言路。生活淫靡奢侈，大兴土木，搞得民穷财尽。公元473年，吴国颗粒难收，民怨沸腾。越王勾践选中吴王夫差北上和中原诸侯在黄池会盟的时机，大举进兵吴国，吴国国内空虚，无力还击，很快就被越国击破灭亡。勾践的胜利，正是乘敌之危，就势即胜的典型战例。

【题解】

《孙子兵法》说：“乱而取之。”趁火打劫，正是体现孙

子的这一思想。

从字面上看，趁火打劫说的是趁着人家失火、自顾不暇的机会，从事偷盗活动。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但是，在军事上，两军对垒，战争只有性质之分，没有宋襄公式的仁义道德可言。趁火打劫成了军事家选择战机所采用的一种谋略。

什么时机可以选用此谋略？从战略全局上看，造成敌方危机，大致来自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生灵涂炭，内战蜂起或外敌入侵。在中国古代战争上，运用此计谋获胜的战例也很多，越王勾践灭吴便是一例。

施 计 案 例

趁敌内忧 乘隙而攻

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为了经略西北军事，将王位传给年仅十岁的少子何，即赵惠文王，以肥义为相国辅政，自称主父。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加强边防，充实赵军的战斗力，在诸国纷争中得以雄立一方。然而，赵武灵王作事主断，偏听偏信，宠爱不定，这就使其能去外患，而难去内忧。

少子何是赵武灵王所宠爱的吴娃所生之子，爱屋及乌，因喜其母而爱其子，把原已立为太子的长子公子章废掉，而改立少子何，为使少子何能巩固王位，又提前传位。不想吴娃不久死去，屋不存焉，乌将何及？在这种情况下，赵武灵王又可怜起长子公子章来，认为废他有

些对不住他。在传位三年后，赵武灵王把东安阳（今河北阳原县境内）封给公子章，称为代安阳君，并派田不礼为辅佐，准备征服代地而封公子章为代王。本来公子章就不服其弟为王，此时有实力在手，其不臣之心顿增。这时在赵国还有一大政治势力，就是公子成。公子成是赵武灵王的叔叔，在赵武灵王欲改胡服骑射时，他持反对意见，赵武灵王亲至其家说服，可见其有相当的势力，何况他手下还有一位谋士李兑。

公子成的谋士李兑清楚地看到赵武灵王的内忧，便找到相国肥义游说道：“公子章强壮而志骄，党众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礼之为人也，忍杀而骄。二人相得，必有谋阴贼起，一出身微幸。夫小人有欲，轻虑浅谋，徒见利而不顾其害，同类相推，俱入祸门。以吾观之，必出不久矣。子任重而势大，乱之所始，祸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爱万物而智者备祸于未形，不仁不智，何以为国？子奚不称疾毋出，传政于公子成？毋为怨府，毋为祸梯。”肥义也心知此事之棘手，但以“昔者主父以王属义”为由，不肯将辅政之权出让，而准备以身迎难。异日肥义对左右说：“公子章与田不礼声善而实恶，内得主而外为暴，矫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难为也。今吾忧之，夜而

忘寐，饥而忘食，盗出入不可以不备。自今以来，有召王者必见吾面，我将以身先之，无故而后王可入也。”而李兑与公子成却早已作好事变的准备。

公元前295年，赵主父与赵惠文王出游至沙丘（今河北巨鹿县境内）时，公子章与田不礼诈称赵主父之令召赵惠文王，准备借此时杀掉赵惠文王。不想肥义先来，便先杀掉肥义。因没有除掉赵惠文王，赵惠文王的部下便与公子章混战起来。就在这时，早已准备好的公子成和李兑，“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难，杀公子章及田不礼，灭其党贼而定王室。”于是，公子成为相，封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封号奉阳君。公子章在初败时，走奔沙丘宫去投主父，主父开门纳之。公子成和李兑就派兵围困沙丘宫，等公子章被杀死之后，公子成和李兑认为：“以章故，围主父；即解兵，吾属夷矣！”便围住主父不放。“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穀而食之，三月余，饿死沙丘宫。”这时赵惠文王年少，公子成和李兑专权，尔后李兑又为相，长期专断国政。

【点评】

在赵主父因继承人问题上发生困惑而犹豫不决时，

公子成和李兑抓住赵主父的内忧，不失时机地发起进攻，这就是使用了趁火打劫之计的敌有内忧，趁其难以自全而攻之的手法。如果公子成和李兑在攻杀公子章以后，就此罢手，则是劫而不全，其难免失去已经得到的利益。他们坚持围杀主父，最终才得到全胜。亦可见使用这种手法的变化，非善于掌握时机是难以获全胜的。因为劫而夺之是在别人难以自顾之时，被劫者当然不甘心情愿，如果让被劫者有还手之力，必然以死相拼。所以在使用此种手法时，关键要掌握“刚决柔”的根本，失此将难获成功。

敌有外患 趁机伤之

在兵法上讲，敌有外患，就可以掠夺他的民众或财物。在政治斗争中，各种政治势力在相互倾轧时，必有旁观者。如果旁观者察觉某种政治势力在被别的势力进攻而自顾不暇时，趁机发起进攻，从中捞到一些好处，这便是趁火打劫之计的敌有外患，趁其难以他顾而伤之的手法，也是《易·象传》中的“有戎勿恤，得中道也。”的推断。但使用这种手法应注意到政敌在外患之下，是否难以他顾。若政敌在外患之下尚有能力和能力，使用趁火打劫之计，非但不能获利，反而会招来祸患，引火烧身。东晋明帝司马绍病死，其子成帝司马衍继立（公元326—342年在位），此时年方五岁，由司徒王导、尚书令卞壺、车骑将军郗鉴、护军将军庾亮、领军将军陆晔、丹阳尹等共同遗诏辅政。因为护军将军庾亮是明帝庾皇后的哥哥、成帝的舅舅，又掌握禁卫军，故庾亮权重，专断政事。这些辅臣都是平定王敦之乱的功臣，而且又都是世家大族。

而那些在平定王敦之乱立下大功的江南世族和庶族，在封赏和权力上都不如他们，其不满和报怨之情溢于言表，如苏峻、祖约、陶侃等人即是。

苏峻字子高，长广掖县（今山东掖县）人，出身庶族，在西晋末年战乱中，“百姓流亡，所在屯聚”时，“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而起家的。东晋建立，他“率其所部数百家泛海南渡。在平定王敦叛乱中立有勋，得封为邵陵公。史书云：“峻本以单家，聚众于扰攘之际。归顺之后，志在立功。既有功于国，威望渐著。至是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颇怀骄溢，自负其众，潜有异志，抚纳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辄蔽匿之。众力日多，皆仰食县官，运漕者相属，稍不如意，便肆忿言。”庾亮也有所闻，便以调入京师升任大司农为辞，欲夺兵权。在战乱之时，军队是军阀的命根子，苏峻岂能放弃兵权？于是拒不应召，联合祖约，以讨庾亮为名，共同起兵。

祖约是名将祖逖的弟弟，祖逖北伐卒于豫州刺史任上，祖约接替其职。在平定王敦之乱中立功，进封五等侯，使屯寿阳，捍卫北边。他自以为是名门之后，不在郗鉴、卞壺之下，而没有得到辅政之位，期望更大的官职，

庾亮又不见许，“遂怀怨望”。苏峻举兵，推崇祖约而斥责执政者，使祖约大喜，便起兵会合苏峻。

陶侃字士行，是江南世家，当时屡立战功，在王敦之乱平定后，为荆、雍、益、梁、江、交、湘、广八州都督诸军事和荆州刺史，领重兵驻守武昌。在明帝死后，陶侃“不在顾命之列，深以为恨”，使庾亮深以为忧。

庾亮对苏峻的起兵本有所料，但他因西忧陶侃，北忧苏峻而分散了兵力。苏峻和祖约联合，率兵直抵京城，庾亮应战不力，弃城逃奔温峤军中。苏峻、祖约“率众因风放火，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遂陷宫城，纵兵大掠，侵逼六宫，穷凶极暴，残酷无道。”进而控制晋成帝，欲挟天子以令天下。

乱事兴起之时，庾亮的同党温峤正领兵防备陶侃。京城失陷，温峤便主动与陶侃结盟，正好陶侃之子陶瞻又为苏峻所杀，温峤便以此说服陶侃去攻苏峻。于是庾亮、温峤奉陶侃为盟主，共同进攻苏峻、祖约。结果，苏峻战死，其弟苏逸代领其众，再战不胜，被俘斩首；祖约北逃投奔石勒，全家皆被石勒所杀。

【点评】

从苏峻、祖约之乱来看，他们事起仓促，只是想拼死

一争，不想庾亮是西忧陶侃，北忧自己，外患在即。不料正好形成趁火打劫之势，一举攻下京城，并控制天子，获得胜利。但他们没有利用这有利的形势，联络陶侃，而是大肆屠杀，竟将陶侃之子杀掉，使庾亮忧患的陶侃变成盟友，反而成为自己之患，就决定他们这种力量的转化，必然要失败。由此可见，使用趁火打劫之计的敌有外患，趁其难以他顾而伤之的手法，应该清醒看到对方的外患能否对自己有帮助，即使没有帮助，也不能让对方的外患成为对方的外力。

敌有内忧外患 全力取而代之

公元779年，唐德宗即位，他所承接的政局是“征师日滋，赋敛日重，内自京邑，外洎边陲，行者有锋刃之忧，居者有诛求之困。”可称是内外交困。所以即位伊始，便想改变这种形势。

首先，德宗听从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使国家收支情况有很大改观，朝廷的经济实力得到增强。其次对藩镇态度强硬，如不服从中央，即举兵征讨。这些措施如能按德宗预想施行，当然可以使君主专制制度加强。然而，事情并不像德宗预期的那样发展，反而变得更加内外交困，连德宗的性命都差点丢掉。这是因为德宗用人不当，对形势估计不足，自履险境所致。

德宗即位，便任用杨炎，但此人爱以报复个人恩怨为事，让他独任大政，必使朝内的党争更加激烈。而杨炎最大的失策，莫若打击陷害当时出色的理财家刘晏。

“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直募